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自指、偏自指 用法处理策略研究

杨 旭

摘 要 自指和转指并非排除性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包含性对立关系。转指可细分为典型转指、自指和偏自指三种类型,其中偏自指处于自指和典型转指中间地带,是由于认知区分“过程”和“结果”或“内容”困难而造成的;后两者可称为“广义自指”。《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针对自指用法的处理策略是系统删除,主要动因是固守“兼类要尽可能少”的原则;但针对“偏自指用法”却出现了“横向处理不一”“纵向变动不一”和“微观结构不一”的矛盾处理,原因在于固守“自指”和“转指”的二元划分,且偏自指用法具有模糊性。

关键词 自指 转指 兼类 处理策略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

DOI:10.16134/j.cnki.cn31-1997/g2.2018.04.005

自指和转指又被分别称为“事件名词”和“事物名词”(陆丙甫 2012;韩蕾 2015),最早由朱德熙(1983)注意到。这对范畴和现代汉语词类研究中的兼类现象密切相关。韩蕾(2010)指出,名动兼类中有130余条词例是事件名词与动作动词的兼类,如“病、伤、伤风、感冒、大战、血战、死战、冷战、巷战、摔跤、冬泳、长跑、合唱、初试、比赛、复赛、决赛、欢宴、集会、联展、辩论、运动、游戏、洗礼、消夜”等;它们是由动作动词语义自指造成的,语义变化十分隐蔽。很多学者认识到它们是一个连续统(史有为 1991;郭锐 2002;杨同用,何彦杰 2010;韩蕾 2015)。郭锐(2002)指出“典型的词汇化自指和典型的词汇化转指区别明显,但词汇化自指和转指之间的界限仍是较模糊的。”可惜他忽视了它们之间更是一种包含关系——“包含关系”指两个范畴对立中,并非甲乙互相排除,而是甲包含乙,如英语中的 man 和 woman,man 就包含着 woman。本文将对它们的关系做出进一步澄清,并区分出典型转指、自指和偏自指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以《现代汉语词典》(以下简称《现汉》)第7版为例,透视其相应处理策略和成因。因“典型转指”的意义发生了明显变化,为该类型设立义项没有争议,故此处不赘。(可参考杨同用,何彦杰 2010;姜自霞,丁崇明,侯燕 2011)此外,因典型转指、自指和偏自指多见于动词,形名兼类出现自指较少,语义都会发生明显变化(汪锦绣 2013),故讨论以动词为主。

一、典型转指、自指和偏自指三分法

吴怀成(2011)指出,自指和转指可统称为“转指”,因为“无论动词指称施事还是事件都属于转指,前者是动作转指施事,属于‘部分对部分’的转指,后者是动作转指事件,属于

‘部分对整体’的转指”。因自指和转指的心理机制分别是隐喻(王仁强 2006, 2009; Yang 2008)和转喻(沈家煊 1999; 王冬梅 2001, 2004; 王仁强 2006), 所以这种认识也符合转喻比隐喻更具本原性的结论(Panther & Radden 1999; Barcelona 2000)。在这种认识下来观察那些所谓“自指”的动词, 就会发现其中总是蕴含或孕育着一定的转指成分。比如“游泳对身体有好处”中的“游泳”一词, 一般会把它理解为动词“游泳”的自指用法, 但事实上也可理解为用行为动作的称呼来转指一种活动项目。(陆俭明 2013) 再如朱德熙先生(1983)所举的“kindness”除了有自指用法(a quality of being kind), 还派生出了转指用法(a kind act), 如例句“I can never repay your many kindnesses to me”。有鉴于此, 传统上二分的自指、转指可细分为典型转指、自指和偏自指三种类型, 统称为“转指”; 自指和偏自指可合称为广义自指。其中, “典型转指”指名词所充当的论元角色为具体的人或物, 包括施事(如“编辑”)、受事(“贷款”)、与事(“同学”)、工具(“补贴”)等。“自指”指名词词义指向动作、行为、事件之“过程”——相当于陆丙甫(2012)所说的复杂事件名词——或人/事物性质、状态、特征、属性之“本身”——即形容词的自指用法。“偏自指”指由于认知区分“过程”和“结果”或“内容”困难, 而处于自指和典型转指之间的中间地带, 导致人们抱传统二元对立观念时很难定义它们到底是自指还是转指。三者关系如图1所示, 其中同时容纳了连续统关系和包含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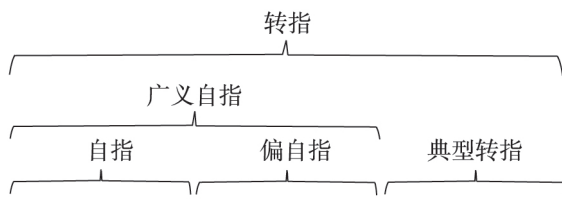


图1

二、自指用法的处理策略及成因

与典型转指用法形成对立的是自指用法, 对两者的处理策略也是严格对立的: 前者系统保留, 后者系统删除。《现汉》从第6版系统删除了第5版^[1]中原本设立的自指义项, 如与“推理方法或思维形式”相关的“比方、类比、演绎、譬方、归纳、判断”等。如“比方”:

比方 ① ㊦ 用容易明白的甲事物来说明不容易明白的乙事物: 他坚贞不屈的品德, 可用四季常青的松柏来~。② ㊦ 指用甲事物来说明乙事物的行为: 打~! 这不过是个~。(第5版)

比方 ① ㊦ 用容易明白的甲事物来说明不容易明白的乙事物: 他坚贞不屈的品德, 可用四季常青的松柏来~! 打~! 这不过是个~。(第7版)

第5版中的义项②被删除, 配例并入了义项①。“譬方”与“比方”的情况类似。再如“类比”, 义项①中的词类标记由名词改为动词, 但释义语言没有变化, 仍然是“一种推理方法……”, 出现了释义语言“词性”与词类标记矛盾的问题(即两者的形类不一致)。“演绎、归纳、判断”与此类似。此外, 还删除了一些动作类词的自指用法, 包括“实践、想象”等。如“实践”, 第5版中义项②的词类标记由“名”变“动”:

实践 ① ㊟ 实行(自己的主张);履行(自己的诺言)。② ㊟ 人们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有意识的活动:~出真知|~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5版)

实践 ㊟ ① 实行(自己的主张);履行(自己的诺言)。② 人们有意识地从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活动:~出真知|~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7版)

《现汉》两个版本中的义项①都没有给出配例,那么实际中有没有典型的动词用法(即做谓语)呢?我们利用语料库在线进行检索,发现共有 2615 条索引,其中只有 65 条动词用法,占比 2.49%。类型频率方面,不及物用法 43 条,前面出现的词语有“勇于(9 条)、去(6)、亲自/身(4)、反复(地 3)、大胆(3)”等;及物用法 22 条,后面出现的都是抽象的词语,如“道德、纲领、精神、决心、誓言、口号、理论、理想、诺言、学说、原则、主张、宗旨”等。可见虽然其个例频率比较低,但类型频率很高,标注为动词是合理的。但除了动词用法,剩下的几乎都是做主宾语的名词用法(97.51%),最典型的用法第 7 版反而没有保留,令人费解。

再如“想象”,第 5 版中的义项①(㊟ 心理学上指在知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新的配合而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在第 7 版中被移到了义项②(㊟ 心理学上指在知觉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新的配合而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词类标记由“名”变“动”,出现了释义语言“词性”与词类标记矛盾的问题。

《现汉》(第 6、第 7 版)为什么要删除这类自指用法呢?原因有二。首先,认为某类词具有多功能用法,同类词“都”能这样用,不看作词的兼类现象。(吕叔湘 1979; 陆俭明 1994) 如“劳动”,可出现在谓语(“他不劳动”)、主语(“劳动光荣”)、宾语(“爱劳动”)三个句法位置,陆俭明先生(1994)说同类的词“大多数”都能占据这三个语法位置。其次,固守“兼类要尽可能少”原则。典型的例子是“研究”,同时具有动词(“研究语言”)和名词(“学术研究”)的语法功能,但因它们不是少数(该类词占动词总数的 31%),所以不宜处理为兼类。(吕叔湘,朱德熙 1951; 陆俭明 1994; 沈家煊 2009) 汉语语法本体研究倡导这两个原则,语文词典词类标注自然跟进,虽然程度有所差异,但几乎都在显性或隐性地遵循了这两个原则。以最为权威和流行的《现汉》系列为例,全面标注了词类的第 5 版遵循“兼类要尽可能少”原则(姜自霞等 2011; 王仁强 2013; 韩蕾 2015); 就是早期版本,虽然还未标注词类,但在释义时也是以“合”为主,例如“战斗”一词在第 5 版中是名动区分:

战斗 ① ㊟ 敌对双方所进行的武装冲突,是达到战争目的的主要手段:一场激烈的~。② ㊟ 同敌方作战:~力|~英雄|同敌人~到底。③ ㊟ 泛指斗争:~性|~在抗洪救灾的第一线。

但在 1978 年《现汉》第 1 版中义项①②是合为一个义项的:

战斗 ① 敌对双方所进行的武装冲突,是达到战争目的的主要手段。② 泛指斗争:~性|~的唯物主义。(转引自韩蕾 2015)

第 6 版在第 5 版的基础上进行修订,但在遵循“兼类要尽可能少”原则上并没有实质性变化。例如第 6 版修订主持人江蓝生(2013)介绍道,第 6 版在词类方面的变化是“复查了词类标注,在保持原有词类标注体系的基础上,对少数词的词类标注做了修订”。说明遵循“兼类要尽可能少”原则的做法延续到了第 6 版。此外,一些专家学者的评价也透露出这一点,郭锐(2015)认为“汉语的双音节动词有相当一部分具有名词性,可以做主宾语、受定语

修饰,如‘研究、学习、检查、管理’等,朱德熙(1985)把这些词叫名动词。如果把这些词处理为动词和名词的兼类,势必导致兼类词过多,在语文性词典中,不处理为兼类为好”。尹洪波(2016)也认为,这种修订是“值得肯定的”,“这一修订,算得上是词类标注的一次重大改进,不仅体现了修订者对汉语名词、动词认识的深化,也很好地贯彻了词类划分的简约原则”。目前,针对《现汉》第7版的词类标注研究虽然不多,但既然修订规模较小——“第7版说明”中根本未提及词类标注,那么可以推测它也遵循了“兼类要尽可能少”原则。

三、“偏自指”用法的处理策略及成因

针对上面区分出的“偏自指”用法,可利用“对称性原则”来窥探其处理策略。“对称性原则”指具有反义、同义或类义关系的词项(统称为“对称词条”)的词类标注和释/译义一般具有对称性。(王仁强 2005)因为这些词项通常会在词义演变方面发生类同引申情况(江蓝生 2000;张博 2004)。结果发现《现汉》第7版在处理这类词时并没有统一的策略,矛盾重重,具体表现为“横向处理不一”“纵向变动不一”和“微观结构不一”三种“不一”。

“横向处理不一”是指某些对称词条的词类标记不一。如作为“修辞方式(方法)”的“比喻、比拟、夸张、排比、设问、借代、双关”都被标为名词,如“夸张”:

夸张 ② 修辞方式,指为了启发听者或读者的想象力和加强所说的话的力量,用夸大的词句来形容事物,如“他的嗓子像铜钟一样,十里地都能听见”。

但“对偶、讽喻、递进”却被标为动词,如“对偶”:

对偶 ④ 修辞方式,用对称的字句加强语言的效果,如“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作为“艺术形式”的“舞蹈”被标为名词:

舞蹈 ① ④ 以有节奏的动作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艺术形式,可以表现出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一般用音乐伴奏。

但“雕塑、绘画”只标了动词,如下:

雕塑 ① ④ 造型艺术的一种,用竹木、玉石、金属、石膏、泥土等材料雕刻或塑造各种艺术形象。

绘画 ④ 造型艺术的一种,用色彩、线条把实在的或想象中的物体形象描绘在纸、布或其他底子上。

此外,同为“变化”类的“变化”被标为动名兼类,“质变、量变”只标为名词,“突变、渐变”只标为动词^[2];同为“表”字头且具有偏自指义(表示结果)的“表示、表述、表现、表扬”被标为动词,“表示”和“表现”在第5版中都有一个名词义项,到了第6版被删除,第7版未变动,“表征”则只标为名词。但基于语料库在线的使用模式调查发现,“表征”具有动词用法,如:

物质系统的每一种连续形式,由构成它的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的特殊类型来表征。

这里,功能显然表征着体系更一般的特性,而非仅仅属于要素的描绘。

动机或诱因与其说是表征着个性的,倒不如说是表征着这一个性在生活中所遇到的情况的。

“纵向变动不一”指第7版相对第5版的变动存在矛盾,如大多数体育项目的名词义项

被删除,包括“滑冰、滑雪、射击、射箭、游泳”,如“游泳”:

游泳 ① ㊶ 人或动物在水里游动。② ㊸ 体育运动项目之一,人在水里用各种不同的姿势划水前进或进行表演。(第 5 版)

游泳 ㊶ ① 人或动物在水里游动。② 体育运动项目之一,人在水里用各种不同的姿势划水前进或进行表演。(第 7 版)

但“比赛、单打”等仍然保留了名词义项:

比赛 ① ㊶ 在体育、生产等活动中,比较本领、技术的高低:~篮球。② ㊸ 指这种活动:今晚有一场~。

单打 ㊸ 某些球类比赛的一种方式,由两人对打,如乒乓球、羽毛球、网球等都有单打。

此外,“警告”的名词义项(③ ㊸ 对犯错误者的一种处分)被删除,而类义的“处分”仍然保留了名词(② ㊸ 对违法乱纪的人按情节轻重做出的处分决定)。“胡说、对话”的名词义项被删除,但“传闻、传说、创议、称呼、笑语”却予以保留。

“微观结构不一”指因固守自指、转指二元对立观念而难以区分时,编者倾向于转指而设立了名词义项,释义自然也是转指义,但所选配例却偏向于自指。如“投资”:

投资 ① (-//-) ㊶ 为达到一定目的而投入资金:~办学|~建厂|~一百万元。② ㊸ 为达到一定目的而投入的资金:智力~|~一大笔~。

义项②表明“投资”可以是“资金”,但配例“智力投资”很难说它是否是一笔资金,百度汉语的释义“把人的智慧和能力作为一种巨大的资源来运用和开发”甚至是动词性的。例句“日本明治维新以来,非常重视智力投资”中的“智力投资”并非资金,而是动词短语“投资智力”的自指用法。再如“释义”,名词释义为“用来释义的文字”,但所给配例“~简洁”中的“释义”理解为动词释义“解释词义或文义”也似无可不可,而且和所谓“动词可以做主宾语”的主张不矛盾。类似的词还有“工作、教训、客套、疏漏、说明、讲究、困难、阅历、指示、忠告、注释、注解”等。

之所以会出现自相矛盾的“不一”现象,一方面是固守“自指”和“转指”的二元对立观念,另一方面是偏自指用法具有模糊性。造成偏自指用法模糊性的原因有二:一是关联于特殊语境或领域,体现为涉专词条。比如“滑冰、滑雪、射击、射箭、游泳”关联于体育语境,故以动作来指称这些“体育运动项目”;再如“清唱”关联于唱歌领域,故成为一种“演唱形式”等:虽然从释义语言来看属于典型转指,但实质内容又是自指。二是指向“结果”或“内容”的非典型动作,它们是相对典型动作^[3]而言的,比较抽象或动性较弱,我们在判断它们时容易出现迟疑,如想法感情类的“打算”“爱好”“仇恨”等。最典型的当属言说类动词。姜自霞等(2011)总结了“传闻”“传说”“创议”“称呼”四个词,认为它们“是表示心理活动、抽象行为的动词,名词义所指称的语义内容都非常抽象,不是典型的名词,不占据一定的空间,视觉、触觉无法感知”。韩蕾(2015)则总结了 49 个词,进一步指出它们是非匀质的,其“意义就游走在动作义、自指义和转指义之间。词类定位也就徘徊在动词、事件名词和事物名词这些临界点的边缘”。两个原因导致编者在判断时出现“失误”,从而遗删了一些表面上是典型转指但实为广义自指中的偏自指用法。

沈家煊先生(2009)在论证“名动包含”模式时,强调一定要破除两个范畴对立只有甲乙互相排除一种情形,除了排除关系还有一种包含关系,甲包含乙,如英语中的 man 和 woman,man 就包含着 woman。在我们看来,传统的自指和转指就属于包含关系,转指当中包含着自指。既然自指也就是转指,或者说自指蕴含或孕育着一定的转指成分,那么系统删除自指用法的做法也就值得商榷。而把转指视为一条连续统,再区分出“偏自指”用法,也有利于提高词典编纂者处理该类型的自觉性,从而能够更加精确地标注词类和释义。

附 注

[1]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现汉》第7版,但它相对第6版的修订规模较小(见“第7版说明”),因此在做纵向比较时选择的是第5版。文中除做具体说明外,第6版和第7版的词条内容一致,即本文的多数内容适用于第6版,我们只是选择了最新的版本。

[2] 郭锐(2015)指出,“变化”一词较难判断是自指还是转指,只能勉强地归为具有来源、结果、凭据关系的转指义。这类词的模糊性还体现在与其他语文词典的对比中,比如在《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3版中,这五个词均只被标为动词。

[3] “典型动作”是指:在事件认知框里边,最典型的是“施事—动作—受事”认知框,施事和受事成为语法中最具代表性的论元(Dowty 1991;陈平 1994),满足这个认知框的动作都比较具体(或者说动性较强),还有完整的施事和受事,体现在句中便是结构复杂,易于与主、宾、补、状共现。这类动词容易衍生出自指用法(如“比赛”)和典型转指用法(如“编辑”)。

参考文献

1. 陈平.试论汉语中三种句子成分与语义成分的配位原则.中国语文,1994(3).
2. 郭锐.《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对词类标注的修订.中国辞书学报,2015(1).
3. 郭锐.现代汉语词类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9.
4. 韩蕾.试析事件名词的词类地位.宁夏大学学报,2010(1).
5. 韩蕾.汉语事件名词与动词兼类分析.//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语言研究集刊》编委会编.语言研究集刊(第十四辑).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
6. 江蓝生.近代汉语探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7. 江蓝生.《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概述.辞书研究,2013(2).
8. 姜自霞,丁崇明,侯燕.《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中的双音节动名兼类词.辞书研究,2011(3).
9. 陆丙甫.汉、英主要“事件名词”语义特征.当代语言学,2012(1).
10. 陆俭明.关于词的兼类问题.中国语文,1994(1).
11. 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第四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50.
12. 吕叔湘,朱德熙.语法修辞讲话.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1.
13.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9.
14. 沈家煊.转指和转喻.当代语言学,1999(1).
15. 沈家煊.我看汉语的词类.语言科学,2009(1).
16. 史有为.词类:语言学的困惑——相对性词类模式试探.//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语法研究和探索(五).北京:语文出版社,1991.
17. 汪锦绣.《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双音节形名兼类词释义研究.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3(4).

18. 王冬梅.现代汉语动名互转的认知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
19. 王冬梅.动词转指名词的类型及相关解释.汉语学习 2004(4) .
20. 王仁强.汉英词典词类标注与译义的对称性研究——兼评《ABC 汉英大词典》的词类标注与译义.//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第 6 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 2005.
21. 王仁强.认知视角的汉英词典词类标注实证研究.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22. 王仁强.语法隐喻与汉语词典自指义项的设立.外国语文 2009(1) .
23. 王仁强.现代汉语兼类问题研究.外国语文 2013(1) .
24. 吴怀成.试论词类的本质、划分及动词的指称化.东方语言学 2011(2) .
25. 杨同用,何彦杰.动名兼类的词义引申类型、功能与释义.辞书研究 2010(2) .
26. 尹洪波.《现代汉语词典》词类标注变化的统计与评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16(3) .
27. 张博.现代汉语同形同音词与多义词的区分原则和方法.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4(4) .
28. 朱德熙.自指和转指——汉语名词化标记“的、者、所、之”的语法功能和语义功能.方言 1983(1) .
29. 朱德熙.语法答问.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 5—7 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2012 2016.
31. Barcelona A. (ed.) *Metaphor and Metonymy at the Crossroads: A Cognitive Perspectiv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0: 4.
32. Dowty D. Thematic Proto-roles and Argument Selection. *Language* , 1991(67) .
33. Panther K U , Radden G.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1999: 1.
34. Yang Y. Ty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in Grammatical Metaphor. *Language Sciences* , 2008(30) .

(复旦大学中文系 上海 200433)

(责任编辑 郎晶晶)

definitions of words with fuzzy meanings in this dictionary inevitably have room for improvemen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definitions of some fuzzy words in this dictionary ,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regarding the problems found , summarizes the gains and losses in research in this field , and formulates some effective methods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highlights of this research are: first , it for the first time introduces fuzzy linguistics into lexicographic studies , focusing on the problems with definitions of fuzzy word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econd , the research findings are of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ictionary making and revision.

Key words: *A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 fuzzy words , paraphrasing

Strategies for the Treatment of Self-reference and Partial Self-reference in *A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7th edition)

Yang Xu

Abstract: Self-reference and transferred-reference are inclusive instead of exclusive opposites. Transferred-reference could be divided into typical self-reference , transferred-reference and one that is similar to self-reference. The third type is situated in the middle and is caused by the failure to distinguish process and result or content. The former two could be called broad self-reference. *A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7th edition) removes almost all the self-reference usage to follow the so-called “Principle of Parsimony” , which in turn derives from the principle of “fewest possible multi-category words”. However , when it comes to fuzzy words , some contradictions occur , because of the misconception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reference and transferred-reference.

Key words: self-reference , transferred-reference , strategies for treating multi-category lexemes , *A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7th edition)

Analysis of Morphemization of Syllables of Foreign Words: Problems with the Inclusion of Morphemic Meanings into *A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Zhi Li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compounds that are partially transliterated. After extracting foreign morphemes from the compounds and analyzing their functions in word formation , it is found that some transliterated elements possess the features of Chinese morphemes when used in compounds. It is also found that different components of transliteration vary in the degree of morphemization. Proper nouns can be judged according to their original degree activeness , common nouns to the number of words they help to build , and verbs and measure words to their use frequency. The morphemic meanings of some components of transliteration can become generalized or expanded with the increased use frequency of these components. The morphemization of the components of transliteration makes homophones in Chinese more prominent and increases the forms of Chinese characters in writing.

Key words: morpheme , morphemization , components of transliteration , semantic generalization , inclusion of morphemic meanings into *A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